

UP COUNTRY

小城风云

下

【美】尼尔森·德米勒 著
屈宗利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CUP COUNTRY

小城风云

1999年10月1日
第1000期



CUP
COUNTRY

小城风云

【美】尼尔森·德米勒 著
屈宗利 译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59

© Copyright 2008 UP COUNTRY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德米勒著;屈宗利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228-951-2

I. 小… II. ①德…②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629 号

小城风云(下)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者:(美)尼尔森·德米勒

译者:屈宗利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2.5

字数:500千字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951-2

定价:66.00元(上下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五卷 顺化

第二十五章

正午刚过，雨终于停了，但是，天空依然灰蒙蒙的。我看到一号高速公路右侧的顺化—Phu Bai 机场中，有一架小型旋翼飞机正在降落。尽管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这座机场过去也是美国的一个空军基地。

苏珊对 Cam 先生说着话，然后，Cam 先生将车开进机场的大门，门口有一辆警用吉普车。这场雨把尼桑车刮破地方上的泥土冲掉了，我看到前挡泥板上有黄色油漆。我们经过大门的时候，那两名警察看了我们一眼。这时，我想起了孔维先生提醒我避开机场的忠告，但是，现实情况的发展，使得我必须利用障眼法穿过机场。

当我们穿过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美国陆军和空军纪念物——混凝土掩体、堑壕以及水泥控制塔，现在，我依然记得这一切。

这里并不繁忙，因此，Cam 先生将车停放在了小型航站附近的停车场中。

我们下了尼桑车，我打开后备箱，将行李取出来并放在地上。

Cam 先生不安地站着，等待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死，这场游戏马上要结束了。

我冲钱包里面数了 200 美元并递给 Cam 先生：“这是给 Thuc 先生的。”

他微笑着，鞠了一躬。

随后，我用手指了指尼桑车身上的划痕，问他：“需要多少钱修理费？”

Cam 先生明白了我的意思，嘴里说着什么，苏珊把他的的话翻译过来，说是需要 300 美元。我并没有讨价还价，直接就给了 Cam 先生 300 美元，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希望这笔钱能够划入预算中：造成受雇车辆损失，同时，将警车撞翻，并造成两名警察死亡——总计费用 300 美元，无收据。

我仔细查看着车辆的破损之处，并向 Cam 先生指明了黄色油漆痕迹。我用手势告诉 Cam 先生将黄油漆刮掉，他飞快地点点头。随后，我又数了 100 美元递给 Cam 先生，告诉他，这是给他的钱。

他开心地笑着，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问苏珊：“他差点死掉，你觉得这点钱够补偿他吗？”

“当然。给我多少钱？”

“你是自愿来的，而他是被绑架来的。”我从汽车仪表板上取出那架直升机模型并递给 Cam 先生。我对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能永远记住这次旅行。”仿佛他需要纪念物一样。

苏珊将我的话翻译给 Cam 先生，Cam 先生鞠了一躬，并用英语说：“谢谢，再见。”

我看了看手表，对 Cam 先生说：“我们现在就要乘坐飞机前往河内了。你明白吗？”

他笑了笑说：“河内。”

“是的，”我对苏珊说，“最后嘱咐他一遍，不要去警察那里告密。”

苏珊把手搭在 Cam 先生的肩膀上，用低沉、安慰的语气和他说着什么，Cam 先生不住地点头，而我则一直注释则 Cam 先生的眼睛。

我们相互问候“新年快乐”，然后，Cam 先生钻进尼桑车，并驱车离开了。

我问苏珊：“警察局还是拿特朗？”

“拿特朗。”

我们收拾好行李，从两名穿着制服、携带武器的人旁边走入机场候机室。候机室里面人头攒动，但是，并不拥挤。进场、离场显示屏只有在下午 6 点以前才显示航班情况。

苏珊说：“春节旅行都结束了，现在，每个人都想回家过年。”

“而你、我恰恰相反。”我环顾四周，说，“我以前曾经有一次来到这里乘

坐飞往 An Khe 的军用飞机。飞机上挤满了人，我没法登机。这架飞机起飞的时候，与跑道尽头的一架直升机相撞，机上的所有人都遇难了，我大难不死，简直是一个奇迹。”

苏珊没有回答我的话。

我四下看了看，看见一些配备武器、身穿制服的人两人一队地走来走去，他们都穿着 Pushy 赢得新山一机场(Tan Son Nhut)战役时一样的制服。这肯定是进行边境巡逻时的着装。其中，有两个巡逻人员拦住了一名西方人，让他出示机票和身份证。

我对苏珊说：“好了，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够长了。我们应该分别乘坐计程车前往河畔世纪饭店。我先进去登记，你随后进去并尽量订个房间。要是订不到房间，你就在大堂里等我，我会到那里找你的。”

“还是在休息室里找我吧。我想喝点饮料。”

“我也是。手枪放哪了？”

“在我身上带着呢。”

“你应该去女厕所，把枪藏在你的手提包中，然后由我提着手提包。”

“你怎么还不去找计程车？”

“苏珊——”

“这是我的手枪。如果我被拦下来进行检查，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打火机而已。后会有期。”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我说：“经过门口那辆警用吉普车的时候，要低调一点。”

“我知道。”

我没有和苏珊吻别，只是转过身离开了候机大厅。外面停放着许多计程车，我拎着行李包钻进了一辆计程车，并对司机说：“去顺化。河畔世纪饭店，明白吗？”

他点点头，然后开车离开了这里前往顺化。当我们靠近那辆警用吉普车的时候，我装作弯下腰系鞋带。

离顺化还有大概 10 公里的路程，路上，我们经过 Phu Bai 镇，我隐隐约约记得这个小镇。在远处低矮、起伏的丘陵地带，星罗棋布地散布着宝塔以及皇帝陵。

我们穿过一条溪流，此时的一号高速公路变成了 Hung Vuong 大街。



我并不认识顺化，但是我知道顺化，我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Perfume River 西岸的 New City。古老的 Imperial City 就在河对岸。

New City 是一个舒适、外表看起来比较繁荣的地方，规模较小，但是，现在要比我 1968 年乘坐直升机看到的时候大了许多，那个时候，New City 基本上就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小城市。

几分钟以后，驶进了世纪河畔饭店前面的圆形车道，也就是饭店自由花园后面的停车场，实际上也是建设在河上。这是一家规模相当大的现代化饭店，总共五层，周围有一个池塘和一孔喷泉，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显得美丽而富丽堂皇。前面的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金字招牌，上面写着“新年快乐。”

我理应住在这种地方。

我支付了计程车费，这时，走过来一名饭店服务员，他提起我的手提箱并递给我一张收据，我自己则提着大旅行包。

一名门童打开前门，说到：“欢迎光临，先生。”

我走进庞大、奢华的雅致大方风格的大厅。地板上的水瓮里种植着许多金钱桔树，花瓶里盛开着朵朵芬芳的鲜花。

左面就是长长的登记柜台，我找了柜台后最漂亮的一名姑娘，然后走了过去。

我说：“登记。邦德，詹姆斯·邦德。”

我把证件递给她，她看着证件，然后看了看我：“您是……？”

“勃伦纳。保罗·勃伦纳。证件上写着呢。”

“哦……对不起。”

她操作着键盘并看着计算机显示屏。我想象着屏幕上显示出大字体的红字：通缉——该人已经死亡或者还或者——请呼叫警察。

但是，名签上写着 Dep（有很多含义）的漂亮姑娘边看显示屏边微笑着。她说：“哈，是的。保罗·勃伦纳先生。欢迎光临河畔世纪饭店，勃伦纳先生。”

“谢谢。”

我觉得我穿的过于单薄了点，可能我闻到了身上的脏兮兮的味道，而且，我也需要刮刮胡子，然后再刷刷牙，但是，Dep 小姐好像并没注意到这些。她问我：“旅途愉快吗？”

“很有趣的旅行。”

“是吗？您从哪里来？”

“拿特朗。”

“哈。那里的天气如何？”

“很好。”

“恐怕这里会一直阴云密布。但是，或许您会喜欢凉爽一点的天气。”

“肯定地说，我比较喜欢凉爽的天气。”

她整理好所有计算机输入数据，然后对我说：“我们这里为您准备了一套很不错的套间，勃伦纳先生，从套间的阳台上，您可以欣赏旁边这条河以及 Old City 的风景。”

“谢谢。”

“您以前来过顺化吗？”

“去过顺化附近的地方。1968 年曾经去过广治。”

她抬起头看看我，说道：“哦。”

“确实如此。”

她问：“我能看看您的护照和签证吗？”

“可以，不过，你要把护照和签证还给我。”

“当然。不过，我需要复印一下。同时，请您填写登记卡。”

我填写登记卡的时候，Dep 转身复印了我的护照和签证。她回到桌案前，把东西还给我，我也把登记卡递给了 Dep。

她说：“你要在这里住三个夜晚，是吗？”

“没错。”要是我在离开前被捕，我还能要回住宿费吗？我问她，“顺便问一下，你们这里还有其他房间吗？”

她一边在计算机上忙碌着，一边说：“还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她看到了我的钥匙，于是对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我们的接待员会随时为您效劳。”

“谢谢。有人给我留什么信儿吗？”

“稍等，我查看一下。”

她转回身，看了看文件箱。从里面取出一个很大的信封，说到：“我想这封信是您的。”

我接过信封并签了字。



“您的行李很快就会送到您的房间。6号套房在5楼。电梯就在您身后右侧。祝您居住愉快！”

“谢谢，您很漂亮，新年快乐。”

我来到电梯前，按下了“向上”按钮。我注意到，在这个世界上，酒店里的人，尤其是好一点的酒店，所有人都说一种语言。这些员工肯定在类似瑞士这样的地方接受过培训，因而他们能够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电梯来了，我来到了5楼并找到了我的套房。

套房里有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和一个面积相当的卧室、一个大浴室，当然，还有一个大阳台，站在阳台上，能够看到河对岸的Old City。

现代化的家具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我的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了，因此，我几乎失去了判断能力。

书桌旁边是一个壁橱，我坐在书桌前，打开了信封。

这是发给我的一份传真。是卡尔发给我的，不过，上面并没有写着新年快乐之类的话。

我看了一眼这份传真，注意到这份传真并不是用商业用语写的，而我知道，用商业语气的双关语容易写，也容易理解。卡尔肯定用一种友好的语气写的这份传真，因为他并没有想到我会来这里进行商务之旅；我是一名重返越南的老兵、一名游客，而且，卡尔也知道，在这封信到我手中以前，肯定会先落到警察手中。卡尔也把性别改了一下，现在他的名字变成了“凯”。

信中写道：亲爱的保罗，我希望你收到这份信的时候身体健康，同时，也祝愿你旅途顺利。我们以前谈论过的那名女子，我听说要嫁给另外一名美国人，因此，你应该小心一点枕边风和一个爱嫉妒的丈夫。作为你的朋友，建议你结束你们之间的关系。否则，对你没什么好处。另外，你的顺化旅游路线看起来不错。祝你旅途愉快。期待着你的回复。签名是：爱你，凯。

现在需要我做的就是解读这封信了，其实并不难。嫁给另外一名美国人。很明显，他指的是苏珊为另外一个美国情报机构服务。但是，我对此已经产生了怀疑。那又怎么样呢？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为谁卖命。

你的顺化旅游路线看起来不错。这恐怕指的是明天见面的地点吧。

我打开文具盒并找到了一个传真发送格式，于是写到：我最亲爱的凯，

我已经来到了顺化并收到了你的传真。谢谢你替我的爱情生活担忧。但是,如果你和敌人睡在一起,你就会知道他们夜晚在哪里了。旅途一切顺利——很感人,也很令人振奋。我爱越南人民,越南政府也立下了丰功伟绩。对于你的建议,我不知道该如何表示感谢。

我抬起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接着写到:往昔的阴霾仍或多或少地残留着,但是,我思想中和我内心深处的阴霾已经渐渐隐去,因此,如果你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你要记住,那就表明我已经找到了我所期待的东西,对于本次越南之旅,我个人无怨无悔。爱你。

我又看了一遍,觉得这样写对卡尔、芒上校、辛西娅、我自己以及我的后人都不会有任何害处。

我想起了1968年我写的那些家书,像支离破碎的新闻片段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些是对战争的抱怨,也有一些表达了自己的思乡愁绪。但是,与参战的大多数人一样,每次写信都觉得这是一封绝笔信,因此,在每封信的末尾都要写明我目前还比较平安;我抱有为祖国献身的决心,但是,并不惧怕牺牲,当然,内心也期待着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在家书中每次都会表明这种经历对我的个人成长有很大帮助,而且,在我重返家乡的时候,我会成为一个堂堂男子汉。我也希望上帝能够读到我这封信。

对于18岁的我来说,这样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但是,当你以分钟为单位来计算你的生命时,你就会迅速成熟起来。

现在,战争几乎过去30年了,我再次回到了这里,我的生命仍处于危险中,而且,我的家书中仍重复着同样的思绪: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各种挑战,这里的每个人也都应该如此。

我把卡尔发给我的传真放在了桌子上,如果我毁掉这份传真,就会引起读过这份传真的人产生怀疑。

我站起身,拎着旅行袋来到了浴室。刷牙、洗脸,然后又梳理了一下头发。

门铃响了,我来到起居室并打开门。有人把我的手提箱送来了,我给了1元小费。打开手提箱,匆匆穿上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夹克。我有点急着见到苏珊,因此,我没有打开手提箱,从桌子上拿起传真,然后重重下楼来到了大厅。

我把传真和1美元交给服务员,并询问服务员现在能否发送传真,然



后把传真还给我。

他说：“对不起，先生。传真机一直在用着。可能需要等待 1 个小时或者 2 个小时。我会替你发送传真并把原文件还给您的。”

我知道这也是酒店服务员在例行公事，我们在拿特朗的辉煌大酒店时就是这样侥幸成功的。不过，在这里我不想那样了。我可以去邮局发传真，但是，据我所知，邮局甚至当着你的面将传真复印下来然后发给警察。无论如何，我发给卡尔的传真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必须尽快将传真发给卡尔。于是，我把传真留给服务人员，然后来到出纳员那里，从旅行者支票中支取了 500 美元。支票里面中共有两万亿越南盾或者差不多这么多吧。

我四下看了一下大厅，看看苏珊在不在这里，不过，我没能找到苏珊，我不想问前台服务员是否苏珊在这里登记了，因此，我就在这里站着等了一会儿。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春节前夕的下午，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实际上，所有的客人都是西方人，从服饰上就能够看出大多数人都是欧洲人。

我看到了三个很显然来自美国的中年人。他们的衣着打扮纯粹是美国人的穿戴——长短裤、带领的衬衫和运动夹克——他们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其中，有一个人蓄着海明威式的大胡子，看起来有点面熟，好像我曾经在电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人一样。

我比较擅长推测别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我把这个当作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我看到他们站在大厅中交谈时，我推测他们都是军官，可能是陆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军官，因为他们没有空军军官那种随便、愚笨的习性，而且，我也感觉不出他们是海军。或许他们过去是越战老兵，而且并非后方梯队的部队，很显然，过去这些年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认为现在是该回去走一趟的时候了。或许他们身边带着女人来到这里，但是，现在他们又成了一群快乐的单身汉。蓄着大胡子的人像指挥官一样下了命令，于是他们都朝着鸡尾酒会走去。我在后面也跟着去了。

里面并没有酒吧，因此，我面朝大门坐在矮茶几前。我现在本来应该坐在出入境警察局，不过，我觉得出入境警察局的人可以等等。实际上，就随他们的便吧。

一名女侍者走了过来，我点了生力啤酒，后来又要了两份。女侍者问：“您和别人一起吗？”

“是的。”

她放下了两份餐巾和一碗花生。

我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门口。苏珊不是那种做个小事情都让你担心的女人，比如，打计程车从机场来这里。肯定是那把手枪惹出了是非。最有可能就是在机场随机身份证检查的时候，而路上出车祸或者在路上被警察拦下来进行例行检查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应该谈论一下枪战或者因为重大犯罪而被捕的情况。尽管我的工作需要佩带手枪，但是，我对枪械并不十分热衷，不过，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执着于获得枪械使用权。

我很奇怪，我们支援南越的数百万支 M-16 步枪都哪里去了？从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越南警察或者军人携带美国造的 M-16 步枪；他们配备的是俄罗斯制造的 AK-47，越南人在战争期间就很喜欢用这种步枪。

或许，我想，数百万支 M-16 步枪被前 AVRN 藏匿起来或者掩埋在蔬菜地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了。但是，也可能并非如此。在越南，平民不得拥有枪械，只有警察和军队才能配备军械。南越被彻底打败了，而他们制造叛乱的机会几乎为零。我想起了美国战犯纪念馆中的那些照片，对叛乱的部落进行的大屠杀以及前 ARVN。而河内周围并没有发生骚乱。

苏珊去了哪里了？

女侍者送来了啤酒并把啤酒和两个玻璃杯放在桌子上。我签了帐单，又给了她 1 元的小费。

我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目光盯着大门并不时地看看手表。

我能够听出那三个美国人就坐在旁边的桌子旁，我倾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对苏珊的挂念。

我只能听到只言片语，但是，我听到了一些军事话题和军用缩语，这就说明我的判断没有错误。其中，一个人提到了运送死伤者用的直升机，而另外一个人说，“正在发射”，指的是敌方的火箭、大炮或者炮击炮火力。第三个人说“pucker factor going up”，意思是每个人都由于紧张而肌肉发紧。他们全都大笑起来。

很显然，他们是越战老兵。我看了他们一眼，能够看得出他们在这里



愉快，就像我一样，返回越南而故地重游。

我想知道，是否他们与我在雷克斯酒店顶楼的想法一样奇怪而又支离破碎。过去，海军陆战队挖掘了 Perfume River，并隔河与地方交火，这座富丽堂皇的酒店就修建在 Perfume River 河岸。我想，如果一直这么聊下去，就会忘却隆隆的机关枪和火箭炮的声音。但是，如果你静静地坐在这里，像我现在这样，你就会依稀听到远处隆隆的雷声，仿佛时光倒流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

现在，苏珊应该来了，我必须去前台服务员那里查看一下登记情况。我站起身并朝门口走去。

就在我来到门口的时候，苏珊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几乎撞到了苏珊。问候之后，我说：“你到底去了哪了？”

“看到你，我也很高兴。”

“我一直很担心你。”

“对不起，我想我必须梳洗一番。”

实际上，她穿着一件从拿特朗买来的丝绸套衫、黑色的短裤，脚上穿着一双凉鞋。很明显，她刚刚沐浴并化过妆。

“我匆匆忙忙跑到这里来找你，而你却在洗澡或者干些别的没用的事。”

“喝点饮料吗？”

我转过身，走到矮茶几前。我坐下来喝着啤酒。

苏珊坐在我的对面：“这是给我的啤酒吗？”

“当然。”

苏珊自己斟了一杯啤酒，拿起几颗花生，并朝我扔来一颗，正好打在我的前额。

苏珊靠着椅背坐下，喝着啤酒并点燃了一支烟。

她什么话也没说，在我冷静下来以前，她不会说什么的。我很了解这个女人。

我说：“如果我知道你寻求欢作乐，我想我肯定会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苏珊又朝我扔过来一颗花生。

“我们应该在这里见面，在——算了，不说了。手枪放哪了？”

“放在很安全的地方了。”

“哪里安全？”

“我的床底下。”

“你疯了？”

“我没疯。而且，我也不傻。我把手枪放在塑料袋中并埋在了外面的花园里。”

我稍微冷静了一点，略带讽刺地说：“你还记得手枪埋在哪里了？”

“橙色的天堂鸟下面。我埋手枪的时候，顺便闻了一下花香。”

“好了。没有人看到你吧？”

“我希望没人看到。”

“你把手枪上的指纹擦掉了吗？”

“我只把我的指纹擦掉了，你的指纹还留在手枪上。”

我又点了一瓶啤酒。我看到这三个美国人看了一下苏珊——实际上，是斜着眼睛看了一下，并低声评论着。男人都是猪！

苏珊问：“有什么消息吗？”

“是的。卡尔发来了传真，他让我摆脱你。”

“嗯，现在这么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没什么不同。不说这个事了。你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人知道我在哪个酒店。”

“我敢打赌，他们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苏珊微微一笑。“嗯……咄……？嗨，你知道今年是牛年吗？”

“我原以为今年是多伦多蓝鸟棒球队日呢。”

“我的意思是星相上的年。别和我兜圈子。”

“对不起。是牛年。”

“对了。据说今年是吉利年。”

“什么意思？”

“幸运、好运的意思。”

“你是说每个人都有好运？”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件事。你真是个讨厌鬼。”

苏珊有些生气了，这就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她已经嫁给了另外一个美国人。卡尔与 CIA 或者国务院情报部门合作调查此事。SDI 的人看

到枪就会晕倒，因此，只有 CIA 能够与卡尔合作。当然，除此之外，也可能还有其他人，比如军方情报部门。无论如何，并非是与敌人共眠，而更像与商业竞争者共眠。无论如何，卡尔的处事方法都让我没个头绪，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也可能是卡尔判断失误，当然，他也不是第一次判断失误。

苏珊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预定了一份晚餐，这家酒店可以提供丰富的春节食品。晚餐后，我们可以逛逛 Old City 看看这里的庆祝活动——舞龙、木偶表演、音乐等。然后，我们去教堂做午夜弥撒。”

苏珊肯定是 CIA——否则，又有谁能够如此傲慢自大地替我安排晚上的活动呢？

苏珊说：“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你瞧，我们还是先吃便餐，然后上床休息——”

“保罗，今天是春节前夕。”

“不，不是。一个月以前才是春节前夕。”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穿过国际日期线的时候，只不过变化了一天而已，不是一个月！”

“我想，我们应该到你的房间，你好好洗个澡，很显然，你并没有洗澡。然后，我们就很舒服地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后下来吃晚餐。”

我找不出有什么问题，因此，我站起身说：“好吧，我们走。”

“等我喝完啤酒。”

“我房间里有一个小酒吧。走。”

“你热吗？”

“是的。我们走。”

苏珊站起身，我们朝大厅走去，然后乘坐电梯来到了五楼，我带苏珊来到了我的套房。

苏珊说：“哦，的确不错。他们给我安排的是一楼的一个小房间，只能看看大街而已。”她补充说，“106 号房间。”

苏珊打开玻璃门来到了阳台，我也随后来到了阳台。

Perfume River 上横跨两座桥梁，将 Old City 与 New City 连接起来，靠近河岸的那座桥有可能在 1968 年的战争期间被摧毁了。

带有城墙的顺化坐落在河的两侧，并以 Citadel 闻名于世，也是国王们的都城。从阳台往下看，能够看到 Citadel 并能够看到城内的情景，而最让

我惊讶的是，城市中央部分大约有一半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开阔地，只有里面的残垣断壁依稀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片建筑物。

苏珊说：“你注意到 Catadel 城墙里面的这些墙壁了吗？那是 Imperial Enclosure，在这些墙壁包围中，是 Forbidden Purple City 的墙壁，只有国王和他的妻妾以及那些宦官们才被允许进去。”

“这么说，我是不被允许进去了，而你却能进去。”

“真有趣。”苏珊接着说，“大部分古老的建筑都在 1968 年的时候被毁坏了。”

“我知道。”就在那里，明天中午或者晚些时候，我要与我的接头人见面。我希望接头人不是女人。

苏珊说：“我的向导告诉我们，美国人残忍地轰炸了这座城市，轰炸行动整整持续了 30 天，并摧毁了这里大部分古老的建筑物。”

我不想为美国人使用强大的火力进行辩解，而是说到，“北越人出乎意料地在春节前夕，也就是春节停战协定规定的休战时间内占领了这座城市。因而，美军用了 30 天的时间进行轰炸、炮轰和展开地面攻势才将这些北越人赶出这里。这就是战争。”

苏珊点点头说到：“但是……，美国人也要为此感到难堪。”

“共产党按照花名册和地址来搜查那些需要清洗的人。他们枪毙了名单上 3000 多士兵和平民。你们的向导跟你们说这件事了吗？”

“没有。”

我的目光转向西北方向，缓缓地说到：“我所在的步兵连就在那边的山脚下挖出坑道。我们能够看到 Quang Tri 和顺化两地的战斗趋于白热化。当共产党的部队放弃 Quang Tri 以后，我们从山上下来，试图围堵逃跑的共军。随后，我们朝着顺化进一步向南布署，并设立了伏击部队来攻打从顺化逃窜出来的北越部队，确保这些人不会逃入山中。”

苏珊望着北部和西部的田野，说到：“当时你就在那里？”

“是的。”

“战斗就一直在城内展开？”

“是的。就在河的这边，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海军陆战队挖掘了那条河并控制了河岸和 New City。”我说，“从这里向北约六十公里的地方就是 Quang Tri，就在一号高速公路那里，从这里你能够看到。”